



在前进的道路上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在前进的道路上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

在前进的道路上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 银川

在前进的道路上

(短篇小说选)

*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
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73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88,500册

书号：10157·59 定价：0.37元

出版说明

本集收录了我区部分工农兵作者的短篇小说十五篇。作者们按照“三突出”的原则，用朴素、生动的笔调，塑造了用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人物的生动形象。这些工农兵群众中的先进人物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在前进的道路上，朝气蓬勃，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，争取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较大的贡献。

这些短篇小说，是我区工农兵作者近年来较好的作品。有的作品曾在《宁夏日报》上发表过，在选编成书之前，又作了部分的修改和加工。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，不免有某些缺点和错误，热切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。

目 录

在前进的道路上	郭 兴 (1)
更大的贡献	郭 兴 (16)
瓜田里的斗争	郭 兴 (24)
堵河之前	杨 瑛 (35)
白胡子老爷爷的故事	洪佳士 (45)
炉火正红	朱公禄 (52)
上课	青 工 (58)
老“铁医”	徐嘉福 (65)
标准	宋友仁 (76)
满师之后	徐嘉福 (85)
风华正茂	林 楠 (100)
马车“司机”	张耀中 (110)
“小研究”	王卫东 (118)
编外炮手	东 峰 (127)
山里的孩子	徐兴亚 (134)

在前进的道路上

灵武县 郭 兴

公鸡已经咯喽喽地叫过头遍鸣，马鞍山下河湾大队的社员们正睡得熟。这时候，在村子北头的一户人家的门咯吱一响，从屋里走出一个年纪约有六十多岁的老人，矮墩墩的个儿，稍稍有点驼背，急匆匆地向黄河岸边走去。这位老人名叫陈自明，是河湾大队的党支部委员兼队长。

昨天清晨，他们这里飘飘洒洒地下了一场春雨，他高兴得心上开了一朵花，窝在屋里贵贱蹲不住。下午雨刚一停，便喜冲冲地踏着坑坑洼洼的积水，向马鞍山下走去。经过这场春雨，山下象披上翠绿的新装，柳条吐芽，桃花含苞，刚出土的麦苗象水葱儿似的嫩滋滋的，一把都能捏出水来。陈队长蹲在跑马川的一道长堤上，望着上千亩的洪漫地里长的庄稼，乐得他眼睛眯成一条缝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富裕中农王志富迎面走了来，手里拿着四五根酒盅粗的甘草，见了他便叫道：“哎呀！咱们河湾队的顶梁柱蹲在这里干啥？是不是又为咱们社员谋划啥福呀。”说着，把手里的甘草晃了晃，又说：“我说老哥，

下了这场及时雨，够咱受用几个月了，别再闹腾什么引水上山了，那可是出力不讨好的事。今年山上的甘草又多又胖，乘这个农闲时节，把全大队的壮劳力全都抽出来，上山大干一场，今年粮、钱就都有了。”王志富是地主分子刘生财的亲家，平时又胆小又自私，大队长陈自明对他出的主意，从来很少采纳。今天不知为啥，王志富的话在他的心里动了一下，站起来拍了拍溅在裤腿上的泥点子，便大步向回走了去。陈自明回到队上，向正在同贫协组长赵大叔扯磨的三生产队队长春枝问道：“见震山没？”“刚顶着羊皮筏子下河去了。”春枝扑闪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，又说：“震山哥到夹河子口上测量水情去了，他说明天一早赶回来，召集支委扩大会研究引水上山的事。”陈队长听了心里一沉，没有言语，胡子一翘一翘地回家了。

河湾大队，全村有三百多户人家。这个大庄子座落在黄河岸边的一个大湾子上。解放前曾流行着这样一首民谣：

人住临河湾，
房盖黄河边。
吃喝黄河水，
种田靠老天。
丰年糠菜咽，
旱年去讨饭。
人死无棺木，
扔在河里面。

解放以后，河湾大队一年一个大变化，象雨后的高粱一节

一节地向上窜着。过去虽然住在黄河边，但是却没能把黄河水更好地用上。自从开展“农业学大寨”群众运动以来，全大队修了蓄水库八座，打了水井十六眼，还做了全长二十华里的一条拦水长堤。去年那样旱的年景，公购粮一鞭儿缴齐，社员的口粮还比往年有所提高……

整个晚上，陈自明连眼也没有合，他的心里象奔腾湍急的黄河水，翻着激浪。他想了河湾大队的过去，也想了河湾大队的现在。“咱们河湾大队，走过了银桥上金桥，可跌到福窝里了。”他自言自语地说着。“震山这娃，心里可是个无底洞！”他说到这里，想起了在春耕前一次支委会上，震山提出要把经过跑马川头上的夹河子拦腰堵死，挖一道引水渠通到马鞍山下，使跑马川的洪漫地全都变成水浇地。他当时觉得把夹河子卡住，这件事容易，可是，要开挖一条穿山引水渠，就不那么简单了。水渠的线路怎么定呢？要是从一片川地上把水引过去，虽说是地平，但是路既远又要毁掉上百亩好田，从石疙瘩山穿过乱坟岗把水引过去，那个小山上的石头又坚又硬，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挖开的。他提出了不同意见，震山听了后，说：

“只要咱们有愚公移山的决心，一定能够胜利。虽然咱们去年在大旱的年景也取得了丰收，但可要向远里看啊！修蓄水库、搞洪漫地，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，要是遇上特大的旱年，天不下雨，你的蓄水库那里来水。与天斗，咱们要积极主动。”他听了震山的发言以后，心里想不通，但又没有充足的理由反对，就没有吭声。一场春雨，可把陈自明乐坏了。他摸着胡子乐呵呵地笑了起来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俗话说：在外的金子不

如在手的铜。有了这场雨，不搞引水上山也能行。把全部劳力抽出来，干他一两个月，少说也捞它个万儿八千的，到了今年秋季决算的时候，我说起话来就硬气了。”他躺在炕上，心里盘算了一夜，当鸡叫头遍，他便起身走出了门。他知道震山去测量水情，一大早会赶回来，好把自己夜里的想法告诉震山。

陈自明来到黄河岸边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奔腾的黄河咆哮前进，一轮红日喷薄而出，霞光万道。忽然，河上游出现一只羊皮筏子，飞箭似地顺流而下，羊皮筏子上站着一个半截塔似的青年小伙子。他，有二十七、八岁，穿着一身旧军装。这个小伙子叫高震山，是河湾大队的党支部书记。陈自明一眼就看出了是震山，只见震山把手里拿的长篙一划，羊皮筏子打了个旋，河面上起个浪，便靠了岸。陈自明看得出小伙子毫无倦意，一双卧龙眉下，扑闪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。他一把拉住震山，把自己憋了一夜的话，就象瓦罐倒桃似地说了起来。震山听着听着，一双卧龙眉慢慢地拧到一搭里。陈自明看了一眼，见震山的神色有点变了，便说道：“怎么，我的打算你不同意？”

“对，不同意。”震山提高嗓门说，“毛主席说：‘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’。抽少数人搞一点副业，完全可以；要是把全部强壮劳力都抽出去挖甘草，这可不就对了。”

陈自明出一口长气，说：“有了这场雨，今年咱们啥也不用怕了。现在，大抓副业可是一个不易多得的好机会呵！”

“大叔，话不能那么说，”震山心平气和地说，“建设社会主义的农村，不能只看眼前，今年不旱，明年呢？就是今

年，现在才开春，谁又能保险全年不早？我说，与天斗，就是要争取主动！我与大家还是主张引水上山。”

“说得轻巧，引水上山！哪儿有那么容易的事！”陈自明嚯地一下站起来，顺着河埂走了。震山紧走了几步，大声叫着说：“大叔，你有意见晚上在支委会上提出来，大伙儿再研究。”陈自明头也没回，满有把握地说：“好！咱们会上见。”

二

陈自明开罢支委扩大会议回到家里，心里象压上一块沉甸甸的石头。从前他在河湾大队上就是喊上一声，也会有百儿八十个人跟上他干。可是，在今天的会上，太出乎他的意料了，全体到会的人都同意震山提出的意见。在陈自明的眼里，震山还是个抹不尽鼻涕的小娃娃。一九四八年的秋天，震山的爸爸出外要饭回来，被地主刘生财的狗咬烂了肚皮，那时震山才四、五岁，只好自己出去要饭给爸爸吃。有一天，他讨饭回来，爸爸已经直挺挺地死在凉炕上了，他见此光景，大哭起来，嗓子都哭哑了。陈自明要饭经过这里，知道这个事，便帮震山把他父亲埋了，拉上震山走了。一直到解放了，他才领着震山回到河湾这个老窝窝里安下家。一九六〇年，震山已经长成了一个虎彪彪的大小伙子。一天下午，震山走来向他说：“大叔，我想报名参军，你看咋样？”“那好啊！”当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自明高兴地答应了，他亲自把震山送到部队上。震山一去就是九个年头。一九七〇年春上，震山从部队上

复员回来了。他听了这个喜讯，连夜骑上马到县城里把震山接回来。震山回来后，陈自明有了好帮手，他俩带领社员群众苦干了一年，便闹了个不小的丰收。这年冬天，在一天晚上，由他在党员大会上提名，经上级批准，震山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，接了他的班。去年在大旱的年景下，他们队又获得了丰收，他的心里象甜瓜拌蜜别提有多甜了。他觉得今后的日子要稳稳当当地过，慢慢地干，也不会落在别队的后边。自从他心里打定这个主意以后，他觉得震山好象变了，对他不那么顺溜了。今天的支委扩大会上，他刚把话说完，春枝和赵大叔便一起反对了起来，闹得他下不了台。震山不但不给他解围，还挥着大手说：“在引水上山的问题上，不但存在着认识问题，还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，我们全体同志一定要提高警惕，牢记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，继续革命不转向，把这个硬仗打胜！”“就你的觉悟高。”陈自明听了震山的话，再也坐不住了，嚯地一下站了起来，说：“别说是啃引水上山这个硬骨头，连夹河子底是沙底还是黄泥底都没摸清，就瞎咋呼开了。”说罢，气乎乎地走了。

陈自明想到这里，心里乱杂杂的，一骨碌从炕上翻起身来，借着明晃晃的月光，向夹河岸边走了去。他刚走到村子尽头，王志富从身后气喘吁吁地跑了来，说：“老哥，上山挖甘草的事，啥时动手？”他没好气地说：“不干啦！你倒积极。”当陈自明刚上夹河子堤岸走不多远，就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“扑腾”一声跳进夹河子里。他惊叫了一声，跑到跟前一看，只见河边的树上拴着一根麻绳子，绳子一直扯到河里。他正瞪大

眼看着，扑噜一声从水里冒出个人头来。他借着月光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震山。他声音有些颤动地说：“你这娃，黑天半夜的下河搞啥？”震山扯着麻绳乐呵呵地凫上岸，说：“大叔，你在会上批评得对，河里的土质还没摸清，怎么能施工。我是接受你的批评，下水搞调查研究来了。”陈自明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说了这么一句赌气的话，引起小伙子这么大的重视。他正不知说啥好，震山又一头钻进水里。过了好一会，震山手里攥着一把黄粘泥，钻出水面说：“大叔，这下可摸清了，一色的黄粘泥，将来打坝的时候可就既省工又省料了。”陈自明看着震山把衣裳穿上，坐在河岸上默然地抽起烟。他抽了一会，忽然站了起来，激动地说：“震山，既然党支部扩大会议决定了，你大叔也不含糊，跟上大伙儿干！”震山高兴地一把握住陈自明的手说：“大叔，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。”

三

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，在夹河子上打的石坝胜利竣工了，蓄水库和闸门也做好了。老天爷忽然翻了脸，天空万里没有一丝云彩。骄阳似火，吐着火舌烘烤着大地。开春下的那场雨水，早被太阳蒸发得无影无踪了。人从沙窝里走一趟，一步一步白烟，羊从山头上赶过去，就象平地起了个旋风，扬起一股股尘沙。跑马川上千亩洪漫地里的小麦，失去了原来那种翠绿的颜色，叶子卷了，梢子变黄了。要是再有十天半月不能把水引上去，麦子就全部完了。人们异常焦急，社员们议论着说：

“这可是百年未有的大旱啊。从前咱们也经过大旱，从来没这么厉害。”

夜深了，震山坐在灯光下，听着队干部们的争论，支委扩大会议开了两、三个小时了，从那里开渠的争论，还没有结束。有的说，从一片川地上把水引过去，毁掉一百多亩好田不说，单说这么长的渠道，就是把全大队的人马都集中起来，最少也得花费近一个月时间，那不成了火后送水？有的说，从石疙瘩山穿过乱坟岗开过去，虽说石头又硬又坚，要是闹得好，有七、八天就解决问题了，一亩好田也毁不掉。震山充分听了大家的意见和摆出的理由之后，斩钉截铁似地说：“咱们拣硬的啃，向石疙瘩山进攻。它就是铁疙瘩，咱们也要戳它个大窟窿把水引过去。”党支部委员、贫协组长赵大叔一看震山的神气、劲头和决心，可乐了。他接着震山的话说：“咱们贫下中农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，天塌了顶得住。抗旱如救火，慢慢来可不行。”震山说：“线路定了，咱们再研究一下具体的措施。”陈自明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天刚蒙蒙亮，锣鼓咚咚锵锵地打响了。社员们象欢送出征的战士，朝大队部涌来。震山嚯的一下跳到一个土台阶上，声音非常宏亮地说：“社员同志们！咱们今天向石疙瘩宣战，我们一定要以愚公移山的毅力，只争朝夕的精神，把这个仗彻底打胜！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？”“有！”社员们齐声应答着。震山从台阶上跳下来，说了一声：“走！”队伍出发了，震山走在人们的最前头。

开工没有多久，赵大叔向震山报了个信：地主分子刘生财向王志富家里跑得特别勤，进进出出，不知在搞什么鬼？一天晚上，震山正在思谋这件事，陈自明来了。

震山说：“大叔，你来得正好。我正准备找你研究赵大叔报告的那件事。”

陈自明说：“噢！刘生财和王志富是儿女亲家，相互串串门，那算啥了不起的事。”震山听了，吃了一惊，刚想说话，只听陈自明先开口了：“王志富对我说，他爷爷说过：这石疙瘩山过去叫神石山，外面看起来是沙石，里面是囫圇的大顽石，比钢都硬。这种情形，我还没有听老人说过，所以来对你说。我想，如果短时间挖不开，可就误了咱们的大事了。不如……”

震山打断了他的话，说：“从前你领着社员在马鞍山下打拦洪坝，有人说那是神水，拦不住。结果呢？拦住了。怎么今天又跳出个‘神石山’？！大叔，你想过没有，当我们刚刚开工的时候，有人想动摇‘军心’，散布什么‘神石难挖’的论调，究竟是因为什么？”

陈自明有些为难似地说：“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不过，我觉得人家说的是好意，提醒我们一下。”

“提醒？”震山深有所思地说，“真的。要把全部劳力拉出搞副业的，是他；说什么‘神石山’难挖的，又是他，……真真提醒了我，把一连串的事情联系起来想问题。从王志富这个人看来，自私、胆小，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提出这许多主张。大叔，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’，咱们不能

不考虑阶级敌人拿着王志富当枪使。”陈自明再没吭声。

经过三、四天的紧张战斗，石疙瘩山已经被劈开半拉子。正在啃顽石的时候，公社来了紧急通知，叫震山去公社开会。震山召集了支委碰头会，安顿了一下，工程由陈自明负责。

震山走了以后，陈自明的劲头很足。到晌午，社员们都收工吃饭去了，他一个人还蹲在山下合计着下午怎么个干法。这时，王志富双手抱着肚子来了，说肚子疼得没有一点力气，要请假回家休息。陈自明未加思索，随口说：“好，你回去休息吧！”晚上下工后，又有几个社员嚷嚷着要请假。……震山在公社开了一天半会，便赶回来了。春枝将昨天的事情，向震山作了汇报。震山沉思了一会儿说：“我回村调查调查再说。”说罢，便回头向队上走去。他先将王志富的情况作了调查之后，然后去找陈自明，对这位老人的情况，震山是一清二楚的。从前可是河湾大队一员闯将啊！带领社员战天斗地，取得了很大成绩。最近几年，因为队上连年取得了丰收，他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，放松了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，眼睛上蒙了一层迷雾，嗅觉也失灵了。对这位老人，可要进行很好的帮助啊！一定要使他清醒过来，迈开继续革命的步伐。震山一边走一边想。

震山走进陈自明的家，见陈自明正蹲在炕上抽烟，刚叫了声“大叔！”陈自明生气地说：“听说你回来了，正想找你说话，一眨眼，不见你了。你看看，我连准个假的权也没有了。这个嚷嚷，那个吵吵，有意给我难看嘛！”

震山扑闪着有神的眼睛，说：“大叔，咱们看问题不能用

孤立眼光去看，刚开工王志富提出要改线路，还表示拚出命也要干到底。线路没改变，又突然有病了，这里边的文章你知道吗？”震山将调查的情况说了一遍，然后说：“大叔，你亲眼去看一看就明白了。”陈自明点了点头。

陈自明提前吃了晚饭，到王志富家去看，王志富不在家。陈自明摸黑走出来。走不多远，只见一个人影，急急忙忙地冲着他奔来，一下子撞个满怀，一看正是王志富背着一捆甘草。陈自明怒从心头起，大声喊道：“你敢骗我，你这个自私鬼，非把你揪到工地上斗一场不可，看你还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。”王志富张口结舌：“我……我……。”一捆甘草掉在地上。陈自明没有回家，就去找震山。当他气冲冲地走进门来，震山正在灯下读毛主席的《矛盾论》，便大声地说：“王志富走资本主义道路，你说咋办？”震山把一双卧龙眉拧到一搭里，沉思好一会说：“王志富的思想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，是事实。但据我复员回来这些年的观察，要这些花招，他可没那么多心计。我认为，阶级敌人利用王志富的自私心理捣鬼，目的是破坏咱们的抗旱战斗。我的意见，对王志富进行批评教育，注意观察，把他背后的鬼捉出来。”陈自明听震山说得有理，猛地一拍大腿说：“大叔同意你的意见。”

四

夜深了，沸腾了一天的河湾大队，进入酣睡中，一片寂静。